正蒙會稿

正蒙會稿卷之四

大易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南軒張氏曰易之論道器特以一形上下言之也然道雖非器而道必託於器如禮樂刑賞是治天下之道也禮雖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樂雖非鍾鼓而樂不可以徒作刑本遏惡也必託於甲兵必寓於鞭朴賞本揚善也必表之以旌常銘之以鍾鼎故形而上者之道託於形而后行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無弊故聖

人悟易於心覺易於性在道不溺於無在器不墮於有是大易不言有無明矣言有無如有生於無則分而爲二矣又如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皆老莊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即易之書情實也僞不實也隱謂幽深賾謂雜亂易雖論天地陰陽卦變情僞至爲隱賾然皆至理所寓人不可得而惡也非若老莊之流馳騁說辭窮高

極遠務爲荒唐之論而爲知德者所厭也故君子言
之非難而樂取之爲難樂取即不厭也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
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陰陽變易之謂易然一物也特以在天而言陰陽成
象則謂之天以在地而言剛柔成質則謂之地以在
人而言仁義成德則謂之人其實一物而三才耳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
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易之爲書有象變焉有辭占焉然曰元亨利貞而不

曰利不貞可見其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也撰德於卦者乾則撰至健之德坤則撰至順之德於卦也爻有小大陰爲小而陽爲大也陰爻雖小而亦必諭以君子之義其爲君子謀也益彰彰矣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太極者理之總名也兩體者謂在天爲陰陽在地爲剛柔在人爲仁義兩之即兩此也其實一物耳象之成者氣之行於天法之效者質之具於地性之立者

理之賦於人也莫不有乾坤之道謂三才各具一太極也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后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陰陽剛柔仁義此三才之理也陰柔義坤之道陽剛仁乾之道故本立則乾坤立而易行乎其中本不立則乾坤毀而無以見易趨時應變所謂易也以三才而言如日往月來山峙川流仁育義正是也以卦畫而言如周流六虛屈仲上下是也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

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六爻之動皆有自然之利然不動則利爲不盡故動正所以盡利也性命之理三極之道皆指陰陽剛柔仁義而言初二之動所以盡地之利而順剛柔之理三四之動所以盡人之利而順仁義之理五上之動所以盡天之利而順陰陽之理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易繫辭傳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

一民小人之道也陽謂陽卦一奇而二偶陰謂陰卦

二偶而一奇奇陽爻也故爲君偶陰爻也故爲民此

則論其所以爲君子小人之理也陽徧體衆陰陰共

事一陽陽貴陰賤扶陽而抑陰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贏不足而生

亦兩而已

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

象剛柔者晝夜之象此易之四象也然悔吝雖曰憂

虞之象悔則自凶而避吉由不足而生吝則自吉而

向凶由贏而生其實亦兩而已

尚辭則言無所茍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
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辭即易卦爻之辭以言者尚之則言必當理而無所
茍矣變即易卦爻之變以動者尚之則動惟厥時而
義必精矣以至制器而尚易之象則法必取用而創
物之智可盡卜筮而尚易之占則謀必知來而先知
之神可窮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也故曰非知
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
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

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曰天下至精者謂易乃聖人窮理盡性極精之書也惟精故詞足以待天下之問曰深者謂易於幽明死生鬼神之理無不該也惟深故可以開通人之心志通變者揲蓍通三揲兩手之策文足以成物謂成陰陽老少之畫而足以開物極數者究七八九六之數象足以制器謂定卦爻動靜之象而足以制器幾謂吉凶之先見悔吝之方萌既通變極數則道可顧行可神而務成矣周知者無所不知也兼體者無所不

體也天下之故謂天下事變之所以然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神之所爲也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也

易繫辭傳曰顯道神德行蓍有變龜有兆皆示人以吉凶其道不亦顯乎事之將來者而其幾可以前知事之已然者而其迹無不備具其德行不亦神乎此蓋語蓍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

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易曰顯道然所顯者果何道哉蓋易之辭危者則使之安平易者則使之傾覆懼以終始而大要欲其無咎此則易所顯之道也又曰神德行而德行又何以神哉蓋易之數雖寂然不動然萬化之感莫不冥會於此而莫知其爲之者也惟易顯道神德行如此故受人之命如響之應聲而可與酬酢謂幽明之中若賓主之相交也曲盡卜筮之謀而可以佑神謂易妙其用可以助神化之功也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

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開物者開人之心也於其吉凶悔吝之未見而開示之則爲知來也明患者察民之故也吉凶悔吝能知其所以然而弭之則爲藏往也然吉凶悔吝之未見果何從以知之不過分揲掛扐究七八九六之數因變爲占而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如時方屯而不往時已豐而不過則爲能弭其故矣此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也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禮經解篇曰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方氏
謂務潔靜精微而蔽於道則失於毀則也應氏又謂
沉潛思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故失之賊愚謂不累
其迹知足而不賊似謂明吉凶消長之理知進退存
亾之道與時偕行而不失其正也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
動貞也
天下之理未嘗不散在事物之間知學以聚之則得
於己矣會而通者兼總條貫也說諸心者心與理融
也一天下之動者事至物來無不有以方之也元亨

利貞乾之四德其在人也以學配之則其序如此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文明萬物

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也於時則爲春夏秋冬終始萬物謂元則物生貞則物成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所謂循環無端也故推本而言當文明萬物謂當爲生物之本也

求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倡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元亨利貞雖均為乾坤之德然萬物之生皆資元以為之始而元實貫乎亨利貞故夫子彖傳曰大哉乾元既以元配乾矣及坤亦曰至哉坤元而又以元配坤焉曰坤其偶者坤如婦乾其夫也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仁義禮智皆善也而仁其善端初發處且貫乎義禮智三者故曰統天下之善也厚薄親疎尊卑大小切相接之體謂之會也而禮則於其中使之各有儀文無不中節故曰嘉天下之會也利謂使物各得其

所然非義不能公於處置動謂事有萬變然惟信則能一其不一信即誠也論語曰君子信以成之是也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

擬議蓋比度之意於乾之六爻而擬議之則潛見飛躍各正其性命之理故雖至剛無柔然以一氣之流行論之則剛中未嘗不和能旁通之不失其大和斯利且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龍德正中謂聖人之德無過不及也未見其止者未到成就結果處蓋學聖人之中而未至也故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嘆夫子忽焉前後也以龍譬聖者龍陽物能變化不測者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内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特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位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乾之三四兩爻皆過乎中而九三又以陽居陽則重

剛也此皆危地故不但庸常之言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亦有所不安也盛謂德位外趨變化者以時位言也內正性命者以德學言也危疑即三四危疑之地艱於見德者處危疑之地其德難見故時不得舍謂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時不得不然也至若九五則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是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變化不必趨性命不必正矣故不特曰利見大人而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也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也此但以卦畫言爾若聖人則不失其正謂不失進退存亡得喪之道也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絶塵而奔峻極於天不可階而升者也不勉而中自然無過不及也不爲其大自然充實而有光輝也此蓋聖人用中有大之極非若尋常之所謂中所謂大者可比也望之謂視其中大之極絶塵而奔以下皆形容其難能之辭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造位天德者謂位已造乎聖人之德也成性躋聖者

謂性已成而躋聖人之域也此皆以德言也若夫受命而興首出庶物則以位言耳而所性不存謂位非所與也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慮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此釋乾文言九二之辭所謂庸言庸行者固非淺近者也蓋以德言則天下之常德以道言則天下之達道而所謂德施溥者即此庸言庸行之德及於庶物

也所謂天下文明者亦即此庸言庸行之化被於天
下也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謂不能擬議以求
其變化言所當言行所當行則言行或陷於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而不得爲經德達道矣況望其施溥文
明乎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卓
爾之地而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常即庸之義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
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
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
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

之謂乎

與時消息者君子　明吉凶消長之理知進退存亡之道即易大明終始之謂也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者順理而動自強不息即易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之謂也精義時措者精研其義條析縷分以時而動用無不利故能日用之間存養有道保合大和健利且正亦即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也精義智也始條理之事時措而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聖也終條理之事張子即聖人之德學以釋易及孟子之義如此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躋聖而位天德者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也九二有君德而非上治者徒有德而無位也九五言上治者德與位之兼隆也然則成性其惟九五乎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易簡解見前篇成位乎天地之中者聖人與天地參

也時舍而不受命謂九二之見龍窮而在下也及其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富貴若固有矣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已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釋乾初九爻義意苟順適與物無忤則不私其有無同於人此樂則行之也少有拂逆我心不快則超然順避不失於已此憂則違之也然其行其違主於求吾志而已初非慕乎其外也故善世博化雖有聖人

之德而但著見於下耳蓋時方潛隱未位乎天德僅能爲已而已未暇及乎人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亦釋乾初九所謂以成德爲行者蓋聖人之德已成而至於自信則動而不括故可以見乎外也

乾九三脩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釋乾三四爻義脩辭立誠者脩整言詞使照管得到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此非周公之聖繼日待

旦不足以終其業也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非龍所安九四以陽居陰其象如此故能不忘於躍量可而進則過可補也然此非爲邪枉不過終其義耳謂飛而在天止其所當止或曰欲及時而進以終其事業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此專以德行言至健者陽之德也易謂所行無難至順者陰之德也簡謂所行不煩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謂即健而易順而簡之德卓絕險阻

而非人所能到也其致一者吾夫子與九五同一難
能之聖也天以形體言與階升字應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以地言坤體雖至柔順然其生物發動處柔中未嘗
無剛此夫子贊坤之言張子明以積大勢成而然者
謂非指一處而言蓋所積既大其勢已成方能體柔
用剛之君此也勢謂地形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
能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此釋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及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之義乾坤即天地但以情性言則謂之乾坤耳至健無體者積陽而成包乎地外也爲感速者陰陽交感不疾而速也此乾之所以易而知大始也至順不煩者積陰而成承天時行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也其施普者含萬物而化光此坤之所以簡而能成物也失道者失其常也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動謂震於時爲春發乎動者萬物至此皆萌動謂帝出乎震也順謂巽於時爲春夏之交畢達乎順者萬

物至此皆潔齊謂齊乎巽也明者離之德南方之卦形則有象可見謂相見乎離也容載者坤之德於時為冬養則無物不育謂致役乎坤也遂乎說潤者萬物至秋皆充足而悅說乃兌之德潤則澤之性正西方謂說言乎兌也勝乎健者萬物至此皆肅殺而收成健乃乾之性而勝則戰之義蓋西北方於時為秋冬之交謂戰乎乾也勞者萬物歸藏於內而休息蓋位乎北於時為冬不匱充足之意謂勞乎坎也止者艮之德卦位乎東北方於時為冬春之交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謂成言乎艮此文王所定卦位所謂

後天之學也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乾之德健三畫皆陽也震之德動一陽動於二陰之下也坎之德險陽陷於陰中艮之德止陽止於陰上皆主陽而言故曰剛之象坤之德順三畫皆陰也離之德麗一陰麗於二陽之間也巽之德入陰伏於陽下兌之德說陰見於陽上皆主陰而言故曰柔之體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巽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入故其象爲木萌於下滋於上以木而言也順以達者繩直之所爲也巧且順者木工之所能也從謂受采臭乃風氣寡髮廣顙二陽在上躁人之象也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

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間內明外暗其象爲水在人則血之周流於一身也勞蓋流而不息之意

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且躁也乾音干

離一陰麗於二陽之間外明內暗其象爲火附且躁者木附於土而科上槁則躁故也乾卦亦取躁之義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或一本作且字

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有小石徑路之象小石以剛在上象其堅而難入也徑路以止於外故其通或寡也

兊爲附決内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兊以一陰見於二陽之上爲附決者二陽在内而實則外附之陰必決也爲毀折者凡物既成則上柔者必折也上柔謂一陰在上

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坤三畫皆偶爲文謂其卦畫多而象色也爲衆謂其
地上所容載者廣也
乾爲大赤其正色也爲冰健極而寒甚也
乾三畫純陽爲大赤者陽之正色也爲冰陰消而寒
甚則成冰也健謂陽之性
震爲萑葦爲蒼筤竹爲旉皆蕃鮮也
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爲萑葦者萑荻也葦蘆竹也
蒼深青色筤謂色之美蓋竹之筠也旉亦作敷與華
通花蒂下連而上分爲花皆蕃盛而鮮美者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坎以一陽陷溺於二陰之中而不得出離以一陰附
麗於二陽之間而不能去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
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一陽在上而爲二陰之主陰陽各得其所而勢不容
不止也易凡言光明多艮之象即中庸著則明之義
蓋內篤實而外則光明所謂太宇定而天光發是也
彖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蒙以坎遇艮山下有險內險外止豈有遽通之理而
曰亨者由九二爲卦之主剛而得中以可通之道發

人之象而又得其時之中也蓋二剛明五柔暗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所謂得其中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豫卦六二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疾謂速也夫子繫辭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而溺於豫其德安靜而堅確有如石焉雖體柔順以其在卦之中而靜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必知凡事之幾微而

正也蓋不爲逸豫之豫而知有先事之豫也大學曰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或曰疾正云者以陰居陰疾也而獨無累於四則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坎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中實故有心亨之象惟心亨故以此而行必有嘉尚蓋二陰在外雖日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程傳所謂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是也往有功即行有尚之義此釋心亨與坎卦本義不同

中孚上巽施之下說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中孚下兌上巽兌之德為說故曰上巽施之下說承之也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孚信在內故也蓋孚字從爪從子乃羽族覆乳之象而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

物因雷動者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蓋萬物各正其性命也雷之動惟無妄故物物而與之以無妄也易無妄大象曰物與無妄其旨如此無妄者誠也蓋實理自然之謂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動不生於動而生於靜靜極復動動極復靜故曰無休息之期也彖辭反覆其道言反又言復者此氣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就其化處而裁之曰反復也深幾蓋即易繫辭惟深惟幾之義深謂幽深即此反之謂反則深矣幾謂幾微即此復之謂復則幾焉或連下文為義謂深其反幾其復亦通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益震下巽上之卦長裕而不設者本義謂益但充長而不造作蓋充長自家物事教寛裕而已初不事乎造作也張子謂益以實者謂益以誠若妄加以不誠非善爲益者矣

井渫而不食强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

井卦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爲時用故有井渫不食之象焉渫不停汚也不食不見食於人猶賢者抱道而不遇於時也時不我遇而不施行則人雖亦憐其才德而且不售況不我知而憐乎此作易者之嘆也不售謂不得行也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闔而目覩耳聞受於陰也

繫辭闔戶謂之坤取靜密之義萬物於此收歛歸藏

也闢戶謂之乾取動達之義萬物於此發榮滋長也

蓋形闢而目覩耳聞受於陽故也形闢而目覩耳聞

即釋動達之義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

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

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

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

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

否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
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無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
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繫辭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此聖人之情也聖人之
情果何如而繫辭哉蓋將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
之理發三極之道也以乾一卦言之初潛二見三惕
四躍五飛上亢時也此即性命之理也即三極之道
也聖人繫辭則指之以勿用以見大人以乾乾終日
以隨時進退以利見大人以不亢所以使之趨此時
而盡其利以順理而至道也曰性命者六爻所具皆

至理也曰三極之道者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各一太極也能從之謂占者能如是則有吉而無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是也以利言謂爻之變動不過以利人爲言也爻有攻取愛惡者近而不相得則惡而攻相得則愛而取此爻本情素動者也動則吉凶悔吝生而聖人之辭命矣不動則何從而生所謂吉凶以情遷是也以情遷吉凶以攻取愛惡之情而遷也然此惟學者能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深存繫辭所命則吉凶二者自見矣又有義命當吉凶否乎者聖人則不使避凶趨吉一惟以理之所在如何耳

吉凶非所顧也如大人否亨以下是也大人否亨見否卦六二爻有損自天見姤卦九五爻過涉滅頂凶無咎見大過上六爻損益龜不克違見損之六五爻及益之六二爻其命亂也見泰卦上六爻是皆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也三者情異指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及義命也能察則爲深於易矣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內謂蓍卦之中外謂蓍卦之外蓋吉凶生乎爻象之既動也爻象不動則吉凶何由而生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大無外謂萬物萬事無非得此理也久無窮謂造化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已也顯其聚者方其有象可觀此太虛之氣聚而爲萬物也隱其散者及其無迹可見則萬物散而歸於太虛矣惟顯且隱故幽明所以存乎象顯則明隱則幽惟象之聚散何如推盪所以存乎神者其聚其散無非神之所爲也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

變者柔變而趨於剛有進之象化者剛化而趨於柔有退之象然陰陽之進退常潛乎默運必驗之於變化之著而後有迹可見焉故其理爲難明而其象爲易察其在卦畫亦然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易象之小疵即悔吝也所動之幾微即介也然非志靜何以能知之葢其德安靜方能思慮明審而見凡事之幾微也

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不可不察

否太之小往大往是皆以已往爲義坤賁之有攸往小利有攸往是皆以方往爲義文即易之辭不可不察者謂人惟知已往爲往而或不知方往之往也然否太之往主陰陽言坤賁之往主人事言此又學者所當知也

樂罷第十五

樂罷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邪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

樂罷者八音之罷也相謂太師少師笙氏之屬樂非

相以司之則必不克諧而神人不和矣或曰相即樂有步相也謂樂工無目必有扶相其行步者周召之治蓋周召制作時所定之制也雅謂雅樂直已而行正也太公之志以之訊疾蹈厲舞之容也謂舞時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也太公之事者象太公威武鷹揚之事也詩亦有雅即今大雅小雅諷者不直言以諫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

成童學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武以奏之

冠者舞之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

廟之歌也十三(舞馬)歲者
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
也將舞象則先歌維清之詩以奏之成童舞之大武
武王之舞武王既沒嗣王象武王武功之舞也將舞
武則先歌武之詩以奏之冠者舞之酌即勺也嗣王
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興己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
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興己之善觀人之志釋詩可以興又可以觀也羣而
思無邪怨而止禮義釋詩可以羣又可以怨也入可

事親出可事君釋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也舉其重者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君父乃其重者爾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至則極盛而無以復加矣志盛則言亦盛故志至而詩亦至焉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者方其言發為詩不過有象可名而已及其見諸踐履之間則體實具焉故禮亦隨而至也至君作隨其所至亦通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幽贊猶言默相也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是也然非聖人不能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者謂后
稷教民稼穡盡人力之助即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
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
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
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者必絢以粉素
矯實求稱者文質不可偏勝當矯實以求稱也如文
質彬彬則稱矣居物後而不可常者文勝質則矯之
以質質居文後也質勝文則矯之以文文居質後也

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猶材黄白者繪以青赤

莊姜才甚美乃更絢飾之以質素猶材赤黒者絢以

粉素此皆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者也莊姜莊

公夫人繪事繪畫之事也素謂素工才材字同而義

施各異者才其美而材其質乎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

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詩周頌閔予小子篇曰念玆皇祖陟降庭止謂武王

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大雅文王篇曰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謂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

時不在上帝左右張子釋之謂陟降庭止或上或下而無常者非爲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天理無時離吾身豈非進德脩業欲及時者與帝即天理人於天理無須臾之或離其爲德業孰大於是

江沱之媵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媵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媵妾媵也江沱之媵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托江水以起興謂之子之歸始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

而得其所安矣張子釋之謂媵以類行而欲嫡喪其朋是所以望於嫡者厚矣何怨之有但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媵備數而與之偕行焉然至於終能自悔而迎之則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嘯歌矣類行喪朋得安貞之吉及乃終有慶皆易坤卦之辭就此言之類行似謂以娣姪從嫁喪朋亦去其私我之譬安貞之吉者得婦道之正而善也

采枲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與

枲耳即卷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或謂可煑為茹婦

人主中饋故采菜耳議酒食皆奉賓祭厚君親之事也思酌使臣之勞者后妃以使臣勞於王事而思念之欲酌以金罍及兕觥也故以此而推及求賢審官雖王季文王之心殆不是過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浸明能取是於民哉

甘棠詩國風篇名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故作是詩曰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者見其初能使民不忍去也曰勿剪勿敗者見其中能使民不忍傷也曰勿

剪勿拜者又見其終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
也拜本謂其屈如人之拜小低屈張子則解作跪拜
之拜矣寖漸也蓋必善教漸明方能致民之愛如此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
之故作此詩曰振振君子者勸勉其信厚也曰歸哉
歸哉者冀其早畢事而還以序其情也詳見國風殷
其雷篇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
知其怨苦嘘歎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

無也

卷耳亦小雅篇名蓋文王后妃所作張子釋之謂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如二章曰我姑酌彼金罍也大勞則思大飲之如三章曰我姑酌彼兕觥也甚則知其怨苦愁歎非酒可解婦人能此則可以見其眞靜專一之至矣險詖私謁害政之心又何從而生哉

綢直如髮貧者紒縱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釋小雅都人士篇義紒髻也縱乃韜髮作髻者以黑繒爲之無餘謂貧者紒縱之物不足也順似貼如字若如本註則不過言其髮之美耳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蓼蕭裳華詩小雅二篇名有譽處兮即二篇中辭也譽善聲也處安處也一謂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之辭一謂天子既見諸侯而美之之辭張子釋其義以爲人君接已溫厚則君臣之間兩無疑情故下情得伸奸人之讒毀無由以入而聲譽和樂皆可保其長久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將本註作奉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致丁寧之意也

今謂祖考來顧以助湯孫則以將爲助矣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此詩小雅棠棣之辭鄂鄂然外見之貌不揜豈不也韡韡光明貌蓋以常棣之華與兄弟耳今如張子之說則似謂常棣之萼豈不韡韡但兄弟之見以誠爲貴而不尚夫文也

采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爲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

采苓詩國風篇名旃之也蓋刺聽讒之詩謂人之爲讒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爲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

以爲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譏止矣

張子釋之謂此亦論語所譽必有所試之意忠厚之至也

簡畧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廹於飢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强與夫君子由房由敎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詩周南國風簡兮篇曰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張子釋之以爲簡畧也坦坦施施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不得志或爲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若

非迫於飢寒而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士者輕世肆志自處如此則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既陳其容色之盛曰赫如渥赭復陳其吾御之强曰有力如虎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才武者異矣由房由敖亦國風君子陽陽篇之詞由從也房東房也敖舞位也比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畧不及其材武所以為異於簡兮之賢者也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為徒破缺我斧斨

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此詩豳風篇之辭蓋周公既誅管蔡其從軍之士以周公曾勞己之勤故言此以荅其意謂東征之役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者張子釋之則以爲四國首亂豈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乃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乎小子其新逆

伐柯詩國風篇名蓋東人所作以比得見周公之易也今張子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則指成王爲言矣其

詩曰籩豆有踐者加禮也其則不遠者取人以身也

新當作親逆迎也書金縢篇曰惟朕小子其新逆謂親迎公以歸於國家郎此所謂加禮也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九罭亦詩豳風篇名本註謂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曰我遘之子衮衣繡裳張子釋之則謂成王既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加以衮繡之服斯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狼跋亦詩小雅篇名蓋周公雖遭管蔡流言之變而

能處之安肆自得不失其常故終能感人心於和平如東人之所願慕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釋小雅甫田篇義甫大也歲取十千謂井田之法九夫爲井其田百畝井十爲通其田千畝通十爲成其田萬畝於九萬畝中而以其萬畝爲公田蓋九分而取其一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爲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史稱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迹心欣然踐之感而生棄棄后稷名也據此則后稷即高辛氏之子與堯同時矣禮記劉氏註亦曰姜嫄生棄爲后稷僧狄生契爲司徒稷契皆堯之賢者理或然也故詩大雅生民篇曰上帝不寧謂高辛也蓋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而高辛實所自出者豈非上帝乎但曰爲二王後則未詳或指夏商而言其稱上帝與今本註亦不同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

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此釋逸詩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義唐棣郁李也與常棣不同因得全體者謂常棣之華其枝本隨節屈曲也惟有偏有反左右相矯而交正之則華之全體始得均正耳猶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此偏而失道也必得周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則向之不正者始得反於正矣以權宜合義者謂豈不欲全兄弟之私恩但主在遠者爾謂

律以萬世之公義則不得不然耳此人倫大變豈天
下所宜常存者故夫子刪之也主在遠謂爲萬世慮
或謂有天子在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
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陽倡而陰和猶男說女婚姻之以
禮者也日既西而陰生於東陰倡而陽不和猶女說
男婚姻之不得其正也其曰雨之候者陰陽和而爲
雨不和則徒雲耳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異聲聞之不滅

者與

釋易中孚九二及詩小雅鶴鳴篇義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本謂二五相應張子謂言出之善者即繫辭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也鶴鳴於九皐聲聞於野本謂誠之不可揜魚潛在淵或在於渚亦本謂理之無定在而張子則作鶴鳴而魚潛此蓋畏其聲聞之不善者亦即繫辭君子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也同一鶴也而一則子和一則魚潛可見凡物之從違皆係於所感之何如耳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

深林而止也

此釋國風晨風篇之辭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茂盛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鴥彼晨風雖鷙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何獨君子乃久不在而忘我實多耶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漸漸之石亦詩小雅篇名有豕白蹢烝涉波矣二句即詩義蹢蹄也烝衆也蓋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進涉水波況其足皆白水患之多可知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

也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即言也動也行也苟造德降謂德苟下及於民所謂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也如此則天下和平瑞物臻休徵應而鳳凰來儀矣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如和風至而倉庚鳴也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已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

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九疇洪範九疇也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蓋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也曰九疇者謂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也九疇次序民賴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謂水火金木土也五行而曰天材以質具於地者言之也君天下莫先

正已故次五事謂貌言視聽思也貌舉一身而言已
既正然後邦可得而治故次八政謂食貨祀司空司
徒司寇及賓師也貨謂財貨祀謂祭祀司空掌土所
以安其居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司寇掌禁所以治
其姦賓者禮諸侯遠人師者除殘禁暴也政不時舉
必悖故次五紀謂歲月日及星辰曆數也歲者序四
時月者定晦朔日者正躔度星經星緯星辰日月所
會十二次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五紀明然後用天之時舉措得宜故次建皇極皇君
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

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謂人君當盡人倫之至使天下之爲父子夫婦兄弟者皆於我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一言一動莫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與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求大中不可不知權謂欲時措得中而亦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謂正直及剛克柔克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謂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權必有疑故次稽疑稽考也謂有所疑則假卜筮以考之也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謂雨暘燠寒風所驗者非一也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畏勸終焉福有五壽富康寧攸好德考

終命也富謂有廩祿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極有六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也凶謂不得其死短折者橫夭也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惡者剛之過弱者柔之過也五爲數中者以序言之數有九五居其中故皇極處之也權過中而合義者蓋事雖過中而不失時措之宜方爲權也若不合宜則非道之所貴矣三德處六亦以序言之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

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皐陶亦以惇叙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叙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親謂九族之親尊則位之崇者同一親也而其中位有崇者焉則位在所當尊同一尊也而其中親有近者焉則親在所當親若尊與親俱均初無不同者則

齒又不可以不先此皆就施於親者言之也若語其尊賢之等則親尊之殺非有位者不能行或謂惟晉是主大賢爲吾師次賢爲吾友親尊非所倫矣急親賢爲堯舜之道者堯舜之治天下亦以親賢爲急也親之賢者既得之則踈之賢者爲必得矣俊民即下文俊德之民也明俊德於九族於九族中之賢者明之也章俊德於百姓於百姓中之賢者章之也此皆所謂親賢也如此則九族睦萬邦協黎民雍矣九族高祖至玄孫也臯陶舜臣名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之道謂厚叙九族羣哲勉輔則近而可推之遠

者在此道也謂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張子斷章則以爲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疎之賢者可次序而及焉所以日不若孔氏之註愈孔註則以克明俊德爲俊德之民也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而已者止於安分無他才德也俊而曰德者不徒才俊而且有德也官即準牧之總名準謂準人守法之有司牧謂常伯牧民之長官官能則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故無所謂但能安分之良民也治者人君之政

昏則一切廢弛矣俊民所以用微也微謂潛而不出

或引而去之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五言書蔡傳謂詩歌之協於五聲今作歌詠五德之

言或即肅乂哲謀聖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

不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

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卜不習吉蔡傳謂占卜之法不待重吉此則謂人心

有疑則卜無疑則止不必枚卜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朕謂我僉同皆同也依謂依順龜筮必從者龜卜蓍筮無不協從也枚卜者歷卜之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衍忒當如朱子小註衍是過多剩的意思忒是差錯了惟衍忒未分故有悔吝之防使其已分則吉凶定矣又何必防邪若如蔡傳說衍推也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蓋張子以悔吝對衍忒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於衍忒字為切故愚從朱註也

王禘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祫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

祠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歳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
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礿則不
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
之害意過矣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
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
之也是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間祀以其
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爲特大故
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獻祼名
雖不同其實通謂之禘也禮不王不禘者此禮惟王

者得行諸侯則非其分矣故諸侯歲闕一祭謂即闕此禘之一祭也周宗廟六享者夏殷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周則改爲春祀夏礿而嘗烝仍其舊與二享而六也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其四享歟其曰礿者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特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也嘗者新穀熟而嘗之也烝者衆也冬時物成者衆也二享者四獻祼及饋食也所謂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是也肆獻祼是祫之大祭饋食是禘之次祭春享以下是特之小祭若以總用衮冕大牢言之亦皆大祭特一祫

者於夏禘之時特一合祭而已非若天子每祭三時皆祫也王制禮記篇名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雖假其名以見特祀之數遂使人以不禘爲由於礿而非由於不王則文之害意甚矣或曰禘有五年之禘有四時之禘諸侯歲闕一祭者謂如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而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則秋來朝而闕嘗祭四方皆然王事重也非即闕禘之一祭也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記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云者蓋禘於夏周爲

春夏之祭舉禘則是以陽氣言矣所謂礿禘陽義是也嘗於夏商為秋冬之祭舉嘗則是以陰氣言也所謂嘗烝陰義是也一言之間而必該乎二氣如此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幷祫而五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既以禘為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言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一祫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

此矣下又云嘗祫烝祫則嘗烝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
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礿則不礿礿則不嘗
禮王立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謂應祧之
主不在月祭之例但得四時祭之耳禘亦其一者禘
亦追享之一也對舉秋冬而言者嘗乃秋祭享當在
夏故嘗以配享亦春夏對舉秋冬而言也祫有時祫
太祫此則謂時祫也時祫者群廟之主皆升而合食
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太祫者三年而祫則
毀廟之主亦與焉特礿者天子春祭時物不備故每
廟特祭不遷主於祖廟以合享也祫禘祫嘗祫烝者

夏物稍成秋物大成冬物畢成於此三時斯皆合祭群主於祖廟也此天子之禮也諸侯礿特者諸侯雖下天子一等其春之祠祭亦特而不祫與天子同也惟禘則一犆一祫謂於夏禘之時正爲一祭特一祫而已不得如天子祫禘可同時而舉也然則不王不禘之禮又豈不著見於此歟下又云嘗祫烝祫者謂秋冬之祭則皆如天子之合祭也此夏殷之制也若周制諸侯亦當闕一時之祭祠則不禴禴則不嘗或曰禘王者五年之大祭今以爲四時常祭者恐周更時祭之名而後禘專爲大祭也又曰一犆一祫其說

與本註少異者張子主不王不禘而言也本註一犆一祫則謂夏祭之禘今歲犆則來歲祫祫之明年又犆也

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不祭禰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適士立二廟祭禰及祖今兄弟二人一適一庶而俱爲適士其適子之爲適士者固祭祖及禰矣其庶子雖適士止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有所在也若庶子非適士或未仕則雖禰廟亦不得立故不得祭禰所以然者亦明主祭在宗子廟必在

宗子之家也庶子雖貴止得供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禮也其不爲長子服斬衰三年者以已非繼祖之宗又非繼禰之宗則長子非已之正統故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爲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不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

[illegible]行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
大宗
殤有三等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
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皆未成
人而死者也無後者謂成人未婚或已娶無子而死
者也庶子所以不得祭殤者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
以已是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
也其所以不得祭無後者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
祭祖之時當祔祖以祭之已既祖之庶孫不得立祖
廟故已亦不得祭無後之兄弟也孫庶之殤謂祖之

庶孫之殤祭殤惟適子者適子有廟得特祭也所謂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是也五謂適子適孫
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小宗者別子之庶子以庶子
所生之長子乃小宗子也大宗者次適爲別子別子
所生之長子乃大宗子也其詳見家禮宗圖
殺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廟遞廟爲祧者二無不遷
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爲親
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幷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
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
謂爲大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幷高祖干祫之孔註王制

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殺而上謂成湯以前之爲天子者其廟制則七世祖考始祖也而下謂高曾祖禰四親廟也遠廟爲祧者二則高祖之父祖當遞遷者其主所藏之廟也皆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始有有世不毀之祖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并后稷始封之祖而七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謂文武受命而王特爲功德而廟不毀其廟也若語其祧則先公之遷主藏於大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群穆於文群昭於武也諸侯無二祧無高祖以上之祧廟也五謂高曾祖

禰及始祖也祫謂合祭請於其君并高祖干祫之者

諸侯五廟其祫固及其始祖矣大夫三廟有大事不敢私自舉行必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合也亦止及於高祖所以曰干祫也干者自下干上之義謂不當祫而特祫之也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鋪筵設同几此禮記祭統篇文筵席也几所憑以爲安者設同几謂只設一位蓋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死則精氣無間故夫婦共設一几所

謂交鬼神異於人者此也求謂求鬼神之所在祊則
廟外門之旁疑左右几者恐於理爲無據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
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社謂五土之神稷謂五谷之神五祀謂門行戶竈中
霤一說謂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百神則日月星
辰民所瞻仰者及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者皆
有功於民者也故祭雖以百神之功而實報天之德
且百神而曰天以見百神無非天也故以事天之道
事鬼神則事之極而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諡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别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爲姬而氏有不同諸侯以字爲諡切恐諡本氏字傳寫之訛先儒承訛解將去義理不通如舜生嬀汭武王遂賜胡公滿爲嬀姓即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即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尊統上卑統下者姓其上氏其下乎或以卑統下爲帶說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難以命於下之人者蓋必帝王之後然後可以因生賜姓其餘則無謂矣或曰帝王之後雖已革命然其姓難以命於下之人故必因生賜姓以別之焉此所以為尊統上之道也亦通

據王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王藻禮記篇名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鄭氏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方氏曰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禮卜郊受命于祖廟謂告於祖廟而行事則如受命于祖也作龜禰宮謂用龜以卜而於禰宮也或曰作龜即灼龜也灼之將以作事故以作言之也次序之宜者祖遠禰近於祖則尊於禰則親其序當然也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别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别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公謂上公即諸侯也爲衆臣爲公之衆臣也室老家

相之長家邑之士即家相也義與庶子同者禮庶子不以杖即位謂適庶俱有父母之喪者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衆臣不以杖即位其義疑與此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適士諸侯之上士也蓋諸侯薦於天子三命方受位於王朝若一命受職再命受服者皆諸侯之長官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謂但爲一官

之長非若適士爲王朝爵命之通名也其曰命者周
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受位以上又有
受器賜則賜官賜國作牧作伯之差至後周則每命
爲二以正爲上凡十八命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
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
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
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

周禮六官之屬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謂得自
達於君也三命而上指卿大夫

賜官使臣其爵也

賜官天子賜卿大夫也使臣其爵如使臣其家老士
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
之如家人焉

此禮記儒行篇文祖廟未毀謂女子猶於此祖有服
也則於君爲親故使女師教之於公宮公宮即祖廟
也若毀則無服矣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
而已

下堂受飲謂射畢揖降不勝者乃下堂取觶立飲也

所爭者不過謙讓而已勝負非所論矣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革皮也侯以布鵠以革者謂探用布而鵠用皮也鵠小鳥名取其飛而疾故侯而棲於其中以爲的也射以觀德但主於中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不遠矣何必貫革始爲勝哉此釋論語義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

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知死而不知生謂但識死者而不識生者也故亦但
傷死者而不弔生者焉若畏厭溺則可傷尤甚故特
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畏謂戰陣無勇及自經
溝瀆者厭謂死於巖墻之下者溺謂死於水者如何
不淑此弔者慰問之辭謂如何罹此凶變也於畏厭
溺若弔其生者則此慰問之詞何所施焉故但傷而
不弔也

慱依善依求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
也

禮學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蓋求即歌永言之永善依永者善依其言之長短而歌樂之也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者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皆有數度之當雜習也此與本註義不同本註謂詩人比興之辭多依託於物理而物理至博也故學詩者但講之於學校而不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文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雜服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禮各有服極為繁雜學者但講之於學而不於退息時游觀行禮者之雜服則無以盡識其制而於禮

之文必有彷彿而不能安者矣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我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爲一說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苗而不秀與不足畏也爲

一說者蓋君子貴自勉也若學而不至於成與老而無聞則亦不足畏者何殊哉警人及時勉學也下謂下章

問明堂之制曰朱子謂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太

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乃玄堂之右个青陽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之其曰青陽者少陽之稱也春爲少陽故所居之堂名之曰太廟則以其太饗於此也曰左右个則以其介於左右故也曰總章者陰成之稱也赤白爲章者文之成秋成之時其章總矣明者南之方玄者北之色

乾稱第十七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天地間洪纖高下凡物皆謂之有而爲象也象實氣之所爲所謂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是也然氣之性本虛而神謂妙應不測也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豈能離而二之哉此鬼神所以爲物之體而物不能遺也中庸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其說蓋如此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

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眞得也

中庸曰至誠無息至誠者眞實無妄天理之本然也是即所謂天性不息者天理周流而無間斷也是即所謂天命人能極誠無妄則天性可盡而神可窮矣神不在天性之外惟能盡性斯能窮神若又能無間斷焉則天理流行而化可知矣化蓋賦予之妙知則默契之謂學未至知化則誠爲未盡不過用心皮膚耳豈眞得者哉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

老浮屠為此說久矣果暢眞理乎

無者有之對虛者實之對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所謂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是也不能為一而泥於虛無反以有實為幻妄則非盡性矣如飲食男女雖生於形氣之私然皆原於天命之性人豈可滅哉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欲辟穀飲氣索居閑處其為虛無之說久矣果暢眞理者乎謂於理為不通也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

天不爲蕞然起見則幾矣

天包地外萬物覆幬於其間其所感所性一闔一闢不過乾坤陰陽二端而已非若人物有內外之合爲耳目所引取百感紛紜也故曰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區區之人物起見則庶幾與天爲一盡性者萬物皆備於我而我於理無一之或遺也知天者於天道流行化育萬物之妙有默契焉

有無一內外合庸月聖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

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有無爲一內外相合此人心之所自來蓋太虛之本體然也觀前篇曰天之不御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爲可見矣聖人惟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所謂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也其外焉無所不感者本於內之虛也內惟虛故有感即合吾儒所謂虛

而實寂而有者也萬物本一者萬殊原於一本也惟一本故能合萬殊惟能合萬殊故謂之感若無萬殊則無合天性即乾坤陰陽二端也惟二端故有感謂一不能感而兩則感也惟本於天性故有合天地生萬物洪纖高下形形色色所受雖不同然皆有牝牡也皆有動靜也皆有食息也何嘗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性以人物之所受而言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其究一也）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性之神者性之妙用也感之體者感之本體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者蓋有屈有伸動極則靜靜極復動始終循環即所謂感也惟所感之能一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所謂一故神也通萬物而謂之道所謂由氣化有道之名也體萬物而謂之性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萬物散殊實也然乃至虛之實故不固陰陽變化動也然乃至靜之動故不窮至虛至靜皆以太虛而言

二而散即不固不散則固矣往且來即不窮不來則窮矣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性以理言通極猶言究極也性通極於無則氣亦太虛中之一物耳命兼氣言人物之所稟本一同於性而其福禍之遇乃適然焉不至者不至於道也功雖百倍而猶不至於道此則氣稟所拘猶不可委之於性報異者所降之福禍不一也行雖人同而福禍或

畀此則適然所遇猶不可歸之於命曰猶難語性則力不至者可以知勉矣曰猶難語命則行不同者可以無怨矣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

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
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
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
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
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
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
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
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
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浮屠謂佛蓋僧塔也有識之死死而有知也受生循

環如生死輪廻之說也免謂免其輪廻之苦而常生也此正不知氣散而死爲鬼者也以人生爲妄謂指四大爲假合此亦不知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者也葢天人一物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死生人鬼之常若輙舍人而取天則既不知鬼亦不知天矣孔孟所謂天葢彼所謂道游魂爲變者人有死而其氣不散作爲厲鬼或附人之體而復生者非理之常也即以此爲輪廻則惑矣大學當先知天德謂大學之道當以明德爲先也能明明德則明而聖人之道幽而鬼神之理無所不通矣爲引取者被佛

氏之誑誘如耳目之爲物所引取也淪胥陷溺之謂

臧獲僕隷之稱間氣者眞元會合非常之氣也被驅

謂無賢愚貴賤皆被其驅逐而入於其黨也聖人可

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者謂惟守静以俟之而

忘其所有事也求其迹考其行也事其文讀其書也

異言即詖淫邪遁之詞精一自信者精則察夫是非

之間一則守其本心之正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

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陰濁遂厭而

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

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眞際捨眞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釋氏有實際之語即吾儒所謂誠也天德也但釋氏語到實際處則以人生爲幻妄以日用凡所作爲之事爲疣贅疣贅者橫生一肉屬著體也莊子所謂附贅縣疣非形性之正者是也以世界爲陰濁陰濁者謂非清淨之法界也厭而不有即厭此使不有於我也遣而弗存即遣此使不累其心也得之謂使釋氏果能得其實際之說則亦誠而惡明者也非吾儒因明致誠因誠致明也因明致誠者先明乎善而後實其善也因誠致明者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也天即天道人即人道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

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若釋氏語實際似矣然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世界爲陰濁則誠而惡明天而不人比之吾儒爲遺爲流爲過矣致學而可以成聖者如善信美大以馴致乎聖人而天也得天而未始遺人聖何嘗不成於善信哉天而人也本語其始也歸言其絕也二本殊歸者天人本合一釋氏岐而二之則始終皆不同矣道一而已是非不兩立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流遁失守者其言多遁辭而失其平日之所守也如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非流遁失守而何窮大猶

語大也溺則放蕩而過高矣推行者謂推而見諸行

事也詖則偏陂而祇見一邊矣致曲者自其發見之

一偏而推致之以造其極也邪謂邪僻晝夜陰陽鬼

神郎死生之說而性命之理也必能知晝而又知夜

知陰而又知陽無體而不累則性命可一聖人之所

以爲聖人鬼神之所以爲鬼神無不有以知之矣如

此則生吾順事沒吾寧也死生豈能累其心哉彼釋

氏欲直語太虛不以陰陽晝夜累其心謂死生轉流

得道可免則是未始見易而欲免陰陽晝夜之累語

真際而談鬼神多見其妄也所謂真際亦徒語之而

已非若著儒誠明並進天人合一體用一貫徹上徹下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推原其始知氣聚而生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必能反終知氣散而死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矣曰直季路之問而不隱者謂未知生焉知死之答直其辭而不婉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

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
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
事異名爾
體不偏滯蓋泛言道也體必不偏滯於一隅方可謂
無方無體偏滯於晝而不夜如日明乎晝而不能明
乎夜偏滯於陰而不陽如月明乎夜而不能明乎晝
則有方有體而一物矣若道則不然通乎陰陽晝夜
兼體而無累也如曰一陰一陽曰陰陽不測曰一闔
一闢曰通乎晝夜皆無體而不偏滯者也但語其推
行有漸而謂之道語其兩在不測而謂之神語其生

生不已而謂之易其實一物隨其所指而名不同如此耳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以此

天即太虛也虛而善應者太虛妙應也若思慮聰明可求則不得謂之神矣況猶譬也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

者其游魂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
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神之應無窮者神乃太虛妙應之目然非陰陽屈伸
相感抑何以見其然哉其散無數者氣之散而爲萬
物也神之應無數何物非神之所爲也故易曰神者
妙萬物而爲言是也湛然者太虛之本體一則不過
一氣耳合謂萬物散而歸於太虛也潰散也反原即
歸於太虛之謂螢雀之化者腐草爲螢雀入大水爲
蛤此則實變後身乃其前身也若夫游魂爲變之變
則但對聚散存亡爲言非若螢雀之變可比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益物猶成物也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則益物之誠矣自益謂益己也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則自益之誠矣施之妄者益物之不以誠也故難以益人學之不勤者自益之不誠也故難以自益長裕而不設謂不造作也造作則妄而不誠矣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

吝

厚重知學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乃進而不固謂不偏滯也忠信進德惟在尚友而急賢然欲勝已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蓋勇於改過斯賢者樂告以善道焉與論語本註不同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

遂非不知孰甚焉、

戲言戲謔之言也出於思斯發乎聲不可謂非己心戲動非義之動也作於謀即見乎四支豈能免人之疑過言雖不出於思但一失於聲即非心矣過動雖非作於謀但繆迷其四體即非誠矣既不可謂己當然以自誣抑豈可欲人己從以誣人哉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應戲言戲動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應過言過動出汝即前言動不出汝謂人疑己及不從也長傲遂非大抵謂傲不可長非不可遂若己之言動不知戒慎而反歸咎於人則長傲且遂非矣遂非謂

文過是其心豈但不知而已曰不知者聖賢言不迫切也此即張子東銘朱子謂正如今法書故失兩字愚謂故則出於有心如故出入人罪之類失則出於無心如失出入人罪之類

正蒙會稿卷之四終